戲劇雜談

作者：侯寶林

甲：我是個戲劇專家。

乙：嗯，您喜歡戲劇。

甲：哎，我從小就喜歡看戲。我在小學讀書的時候，沒事就去看戲，學

 兩句回來就唱。

乙：哪兒唱啊？

甲：教室裡。

乙：在教室裡唱戲？

甲：啊。有幾個同學都喜歡和我一塊兒唱。

乙：嘿！

甲：老師很喜歡我！

乙：還喜歡你？

甲：對我特別注意！

乙：啊？！

甲：每天都叫我罰站。

乙：你太淘氣了嘛。

甲：到中學讀書，我還是這樣，每逢星期日就去看戲。學校裡辦遊藝會

 我是主要演員。

乙：你喜歡藝術嘛！

甲：最怕考試！

乙：怎麼？

甲：一考試就得弄小抄：要不然不及格！

乙：淨玩兒嘛！

甲：可也分考什麼，要是考音樂唱歌，我准得一百分。

乙：那要考別的呢？

甲：要是地理、歷史頂多六十分。

乙：嗯，將及格。

甲：數學最糟糕！

乙：多少分？

甲：三十分！

乙：三十分？不及格呀！

甲：是啊，後來我大學畢業啦，我就投身戲劇，我研究戲劇這麼五十多

 年哪……我所以……

乙：哎，哎！您研究戲劇有多少年？

甲：五十多年。

乙：五十多年？

甲：啊，所以……

乙：您別忙，我還沒說完呢，您今年多大歲數？

甲：三十五啦，所以……

乙：您別忙，我還沒問完呢！

甲：什麼？

乙：您今年才三十五歲，倒研究戲劇五十多年？

甲：啊，他這個，就這兒差點兒！

乙：差點兒？差多啦！

甲：噢，你聽著納悶兒？

乙：對啦！

甲：不但你納悶兒，連我都納悶兒！

乙：像話嗎？三十五歲的人，研究戲劇五十多年！

甲：啊，你聽我這話好像是有點兒矛盾？

乙：是嘛！

甲：這個矛盾是可能產生的，而且是應該產生的。任何一個事物都會有

 矛盾存在的，就看你有沒有辦法使它統一起來；不然的話，它就會

 成對立而繼續發展下去。這是個法則問題！

 乙：我沒問你這個！我就說你三十五歲的人，怎麼會研究戲劇五十年？

 這帳我算不上來！

甲：那好算哪！

乙：怎麼算？

甲：我研究京戲是七年。

乙：對，七年。

甲：我研究話劇是八年。

乙：啊，八年！

甲：這是多少年？

乙：七年加八年十五年哪？

甲：嗯？

乙：七八一十五嗎！

甲：不，七八五十六哇！

乙：噢，您這是乘法呀！

甲：你按加法算啦！我說怎麼不對了哪！

乙：那麼您連加法和乘法都弄不清楚嗎？

甲：所以呀，我那算術才考三十分。

乙：什麼呀，亂七八糟的！

甲：我是喜歡藝術，不太喜歡算術。

乙：這叫什麼話！

甲：我研究戲劇十幾年。

乙：那就不錯了！

甲：我在外國留學的時候，得了一個博士學位。

乙：什麼博士？

甲：戲劇博士！

乙：噢！那可不簡單。

甲：當然啦，我在外國發表一篇關於戲劇的論文，四萬餘言。費了三個

 月的腦汁，外國的戲劇專家一看，真是蓋世的奇文。

乙：您這個論文的主題是什麼？

甲：是戲劇與水利的關係。

乙：哎！戲劇與水利有什麼關係呀？

甲：嗯？！有密切的關係。唱戲唱得時間大了就得喝點兒水！

 （同時喝水）

乙：噢！這麼個水利呀？

甲：這是一般戲劇專家沒有想到的問題！

乙：誰沒想到哇？您這四萬餘言就是“飲場”啊！

甲：這是其中一個問題。我分析了很多關於舞臺劇的表現手法，比如話

 劇和京劇同是舞臺劇，在表現上有很多地方不同！

乙：究竟是什麼不同呢？

甲：演話劇一定要有很多的道具，比如四幕四景，就得要四堂道具，短

 一樣兒也不行；京劇沒有那麼囉嗦，三張桌子，兒個椅子解決很大

 問題。

乙： 怎麼？

甲：有時候也可以不當桌子用。

乙：當什麼用？

甲：那邊放個椅子，這邊放個椅子，就當個橋。

乙：噢，橋樑！

甲：“待我登高一望！”往桌子上一站（模仿京戲中武生動作）。

乙：這是什麼？

甲：這就是高坡。“下得馬來上山道。”往桌上一站

 （模仿京劇中花臉瞭望的動作），這就是個高山。

乙：噢，這就是山。

甲：這是京劇和話劇截然不同的地方。

乙：那麼還有什麼地方不同呢？

甲：話劇得用立體佈景，多好的戲沒有佈景也演不好。它是三面房子，

 前門在後邊，人物一敲門，拉門進來，人物出場了。京戲不用這套，

 就是這樣一個台帳，人物出場很自然，比如武生出臺，“亮相”（學

 武生“亮相”）“來也！”（用嘴打鑼鼓（四擊頭］）你看多好看！

乙：哎！

甲：您要用立體佈景麻煩了！

乙：怎麼？

甲：叫板、開門、出來、再亮相沒勁了！

乙：怎麼？

甲：你看著：“來也！”（用嘴打鑼鼓［四擊頭），邊作邊打，叫板以後

 又學話劇中開門動作，然後又學武生亮相）沒勁了。

乙：噢，京戲沒有門。

甲：有的時候，劇中有門。

乙：那怎麼辦？

甲：到必要時，伸手一抓就抓出個門來！

乙：抓出個門來？什麼戲有這個動作？

甲：《三娘教子》。老薛保一看天氣不早了，出去看看小東人回來沒有，

 這樣兒：“天到這般時候，不見東人到來，待我出門去看。”注意要

 抓門了。（做動作）上扡關、下扡關、拉開門分左右、撩帶、邁門

 檻、走出來，再瞧後邊，（停頓）什麼也沒有！

乙：噢！真省事！

甲：到特別必要時搬把椅子也當門。

乙：什麼戲？

甲：《烏龍院》。宋江走了以後，閻婆借搬把椅子往那兒一坐，就是個

 門。《武家坡》進窯那點兒，王寶釧也是搬把椅子：（模仿“跑坡”，

 邊做邊唱）“前面走的王寶釧。”“後邊跟定薛平男！”（學王寶釧進

 窯動作）“進得窯來把門掩。”“將丈夫關至在窯外邊。” 他進不去

 了。其實你把椅子搬開不就進去了嗎？

乙：沒聽說過。

甲：我這樣說，並不是反對京戲用立體佈景，如果用得恰當巧妙，不妨

 礙它原有的藝術成就，是可以用的。

乙：對，還有什麼不同？

甲：吃喝也不同。

乙：怎麼呢？

甲：話劇、電影都是真吃真喝，你看電影裡邊吃飯都真吃。

乙：嗯！

甲：拍電影的時候演員不一定餓，可也得真吃。

乙：那為什麼呢？

甲：為的那個戲拍出來真實，有的時候，吃一次還不行。

乙：怎麼？

甲：比如拍吃飯的鏡頭，導演一瞧齊備了。“預備，開麥位！”機器開動，

 趕緊吃（做動作）。導演一看感情不對：“停住，添飯重吃。”有時

 候這鏡頭能拍好幾次。要不怎麼電影演員都有胃病，那都是吃的！

乙：啊？都那麼坐的病？您這是開玩笑！

甲：喝也是真喝，（端碗）“諸位，今天是我們最高興的日子，來來來，

 我們大家再幹一杯。”（學舞臺腔，喝水）真喝！

乙：那麼京戲呢？

甲：這樣說：（道白）“酒宴擺下！”每人一個木頭酒杯，拿那個木頭酒

 壺，一斟就滿了。（斟三下）一說請！吹個[三槍]，“請！”（用嘴學

 吹[三槍]，邊吹邊做喝酒亮杯）“告辭了！”飽了！

乙：他吃什麼了？

甲：他什麼也沒吃就飽了。

乙：怎麼不真吃呢？

甲：真吃有什麼意思呀！真來四菜一個湯，炒肉片、紅燒海參，老生把

 鬍子摘下來吃海參（做動作）。吃完了嗓子也啞了，甭唱了。

乙：嗯！不能真吃！

甲：因為在吃喝上沒有什麼技巧可以表演，所以用這樣一種手法，一表

 而過。喝酒的時候，拿水袖擋住，不讓人家看見嘴，就是沒有鬍子

 的也儘量用手擋。有的人表演喝酒，腮幫子直動。這樣：“請！”（做

 動作）你說這是喝酒呢？還是漱口呢？這樣表演脫離實際生活。

乙：這樣是不太好，還有什麼不同？

甲：哭笑也不同。京劇裡邊的哭，它是一種表現手法，老生是這樣哭：

 “唉，娘……啊……”

乙：對！

甲：青衣、花旦是這樣兒：“喂……呀……”（學青衣哭）普通人可沒有

 這樣兒哭的。你多咱看見街上走個出殯的，幾個人抬著棺材，孝子

 打著幡，一看棺材一難過：“唉，娘……啊……”後邊那幾個婦女都

 “喂……呀……”

乙：哎，這可熱鬧。

甲：熱鬧？這走到馬路上就得賣票。

乙：買票看出殯的？

甲：您看電影、話劇裡邊的哭，你看著真實，《白毛女》哭的時候，能

 夠引起觀眾同情。解放以後，話劇電影是這樣兒！

乙：那過去什麼樣兒呢？

甲：我記得過去看過一個電影叫《秋海棠》，他母親死了，他趕回去跪

 在死人的跟前，這個鏡頭看著多麼悲慘！

乙：是啊！

甲：可是他一哭，我倒樂啦！

乙：這是怎麼回事？

甲：因為他哭得不真實。他那種聲調可笑：（學舞臺腔）“媽！你的兒

 子剛有一點顏色，你就死去了！苦命的媽，噢！媽啊……”完了。

乙：是沒勁。

甲：沒有真實的感情。

乙：那麼女的哭呢？

甲：更糟糕了，她哭的時候她就“嗷兒”的一聲，那真嚇人！

乙：嚇人？

甲：是這樣，（雙手指在胸前，學舊話劇女演員哭）“想不到把我拋棄

 到這樣，我的心裡太難過了，我的精神太苦惱了，嗷兒！………”

乙： 這是怎麼啦？

甲：是啊！中國人沒這毛病呀！你看誰家夫妻吵嘴了，吵著吵著嗷兒的

 一聲。

乙：實在是脫離生活。

甲：還有擦眼淚。眼淚由跟眶出來（做動作），她應該擦眼窩呀！

乙：是啊！

甲：她怕擋臉，好像是多拍個鏡頭，多出點兒風頭。擦眼淚的時候，把

 手絹卷在手指上，不擦眼窩，擦鼻子底下（做動作）。

乙：她怎麼擦？

甲：哭的時候：（學哭）“嗷！嗷！嗷！”（用手帕在嘴上下擦一圈）

乙：這是怎麼啦？

甲：合著眼淚剛流出來到眼窩兒那兒她不擦，她在半道等著！

 （又做動作）

乙：噢，那麼笑呢？

甲：話劇、電影的笑，和普通人笑沒什麼分別。京劇的笑可不容易，得

 有很大的功夫。你看，小生笑：“哈哈哈啊哈哈哈……”

 （學京戲小生笑）

乙：好聽啊！

甲：可是只限於舞臺上，台下沒有這麼樂的。

乙：怎麼？

甲：我們這兒說相聲，觀眾要都這麼樂，那受得了嗎？

乙：全場都這麼樂？

甲：有一位也受不了。（對觀眾）觀眾在台下聽：“你聽劉祐昌說得真

 有點兒意思，啊哈哈哈！”（學京戲小生樂）

乙：他樂啦！

甲：別人都嚇跑了。

乙：還有什麼不同？

甲：臺步也不同。比如京戲臺步走八字，話劇裡古裝戲是走直步（學動

 作）。京戲這種臺步，並不是抽象的，也是根據生活來的！

乙：生活中有那樣走的嗎？

甲：古代有錢的人，文人，做官的，那鞋底兒部厚，走路都慢（做動作），

 舞臺上就是把他這種步子誇大了一些，經過藝術加工，走出來就是

 方步，它有它的曲線和美化（做動作）。

乙：啊！（點頭）

甲：可是只限于舞臺上，馬路上這樣可不行！

乙：那不一樣美嗎？

甲：那不行啊！我們這兒散場以後觀眾出去（學邁方步）都是這麼走，

 那員警怎麼指揮你呀？員警那兒喊，“行人走便道。”它便道擺不開

 了（做動作）。

乙：啊，舞臺上可以這樣做！

甲：臺上不但人走道邁方步，連馬走道都邁方步。

乙：馬怎麼能邁方步呢？

甲：戲臺上沒有真馬，就那麼一根馬鞭兒，沒上馬以前，那麼走。上馬以後還那麼走。

乙：你學學！

甲：比如老生騎馬（學老生）“帶馬……”（邊做邊說）到這兒接鞭、扳鞍、認鐙、騙腿，騎上，再瞧這馬……還這樣兒！

乙：這匹馬倒保險摔不著。

甲：可也沒用，騎這匹馬上趟萬壽山……

乙：得幾天？

甲：倆禮拜！

乙：那有什麼用？

甲：戲臺上沒有真馬，就那一根馬鞭，靠著演員的動作引起觀眾的幻覺。

乙：噢！

甲：戲臺上的車也是假的！

乙：是啊，就那麼倆旗子！

甲：推車的舉著倆旗子在旁邊等著，上車的姿勢好看：“辭別賢妹上車

 輛！”（做動作）一扶這旗子，（走兩步）這就算坐車啦，可是還

 得自己走。

乙：合著車沒底馬沒腿，全靠演員做。

甲：這屬於舞蹈，你看它哪點兒都美……生、旦、淨、末、醜出來的時

 候，都有一定的舞蹈，都很美。比如老生出臺，什麼正冠、捋髯、

 抖袖出來都很好看。

乙：您說老生怎麼做？

甲：比如，老生出臺的動作，很美。

乙：您來來。

甲：走到上場門（學老生出臺動作）“啊嗯，特嗯！”（抖袖）

 （用嘴學小鑼）

乙：抖袖，把水袖彈起來。

甲：（做正冠動作）

乙：正冠。

甲：（做捋髯動作）

乙：這叫捋髯。

甲：（做掖水袖動作）

乙：掖水袖。

甲：（邁步）

乙：邁步。

甲：（做端帶動作）

乙：哎哎哎，你這叫什麼？

甲：端帶呀！

乙：唉，端帶你手往後擱，（做動作）擱這兒來。

甲：啊，擱這兒？（做動作）那成拉車的了。

乙：嗯，那您擱哪兒？

甲：非得擱這兒！（故意把手端在前邊）

乙：這不像拉車的了。

甲：好看了吧！

乙：像蹬三輪兒的了！

甲：你這……蹬三輪兒幹嗎？你看美吧。

乙：好，漂亮！

甲：這是老生。小生出場比老生還美。

乙：您學學。

甲：比如《玉堂春》。我學學，（轉身回上場門）我喝點水！

乙：渴啦！

甲：時間太大了，需要水利支援了。

乙：噢！水利就在這兒用。

甲：（邊做用嘴學場面，做抖袖動作）

乙：抖袖，把水袖彈起來！

甲：（做正冠動作）

乙：正冠。

甲：（將放手）

乙：理髯、——唉，不是！小生沒鬍子！

甲：（邁步）

乙：邁步。

甲：（抬腳）

乙：亮靴底。

甲：你看這腳底下。

乙：看這功夫！

甲：看我這鞋！

乙：看你鞋幹什麼？

甲：（走到正場，學小生念引子）“為訪嬌容到洪洞，恩情一旦拋，何

 日裡得相逢……”（用嘴學小鑼）台！你看這個美吧！

乙：那麼最美的是什麼？

甲：最美的是花旦出臺。

乙：花旦出臺最美？

甲：哎，唱花旦可不容易，你得夠那個條件，身體得長得窈窕，像您這

 體格就不行，（拍乙肚子）太胖了，扮出來也不好看。唱花旦還得

 臉子漂亮，小白臉兒，像您這個小黑臉（厭惡地）不行。

乙：就甭研究我啦！

甲：（笑）真是，唱花旦真不容易，您看我要是唱花旦還能行！

乙：怎麼？（打量甲）

甲：你看我要唱花旦，我這體格，您看這腰多窈窕（模擬花旦動作），

 您看我這面型，都合乎標準的條件。

乙：您哪點合乎標準？

甲：唱花旦非得這樣兒：長瓜臉兒，尖下頦兒，高鼻樑……

乙：大眼睛？

甲：我就眼睛小點兒！

乙：您這條件也差啦。

甲：這點兒您原諒著吧，這我也沒辦法，因為我起初這個組織就這樣兒！

乙：你不會改組嗎？

甲：沒聽說過腦袋還能改組，唱花旦眼睛最要緊，你看那花旦一出臺，

 兩隻眼睛滴溜亂轉，二目含情，顯著劇中人那麼天真，活潑，可愛，

 有的時候花旦出來（做動作）眼睛那麼一飛，這都有名堂。

乙：叫什麼？

甲：秋波流慧，（對觀眾）像他這個，（指乙的眼睛）迎風流淚！

乙：合著我這兒全不行？

甲：真是，你看我給你學個花旦出臺。

乙：什麼戲？

甲：《鴻鸞禧》。金玉奴出臺念四句白，一扔手絹（做動作），把手這

 麼一抄，用手那麼一指，拿眼睛那麼一飛，您看那眼睛非常漂亮。

乙：您學一學。

甲：您注意我這眼睛。（走到場門，學花旦出場）“啊哈！”（用嘴學場

 面[五鑼]）台台令令台！“青春整二八，生長在貧家，綠窗深寂靜，

 空負貌如花！”說到花字把手絹一扔，又一接，一飛眼）

乙：（特別出奇地）哎呀！真好！

甲：您看這眼睛怎麼樣？您別看我這眼睛小點兒，它有神！

乙：噢！神足！

甲：唱花旦非得眼睛有神，眼睛有毛病就不行。

乙：眼睛有毛病不行？

甲：像眼睛近視的就來不了。

乙：近視眼怎麼來不了？

甲：當然了——近視眼把眼鏡摘掉兩眼這相兒（學近視眼）。可是近視

 眼的人，可別不高興啊！我說是唱花旦近視眼不行，您不唱花旦有

 近視眼也沒關係，你有眼鏡你還別摘，您要是這陣兒一摘，人家倒

 看出來了！

乙：誰摘啦！

甲：哎，我就這麼說。真是，唱花旦的近視眼真不行。您不信我學個近

 視眼唱花旦，您注意我這眼睛准不好看！

乙：您來來。

甲：您注意眼睛。（走到上場門）“啊哈！”

乙：（用嘴學場面[五鑼]）台台令令台！

甲：（艱難地往前走。）

乙：往前邁步啊！

甲：怕掉台底下！（學花旦念引子）“青春整二八，生長在貧家，綠窗

 深寂靜，空負——”（扔手帕沒接住，搭在肩膀上，這時又要找手

 帕又要飛眼，十分困窘）貌如花……

 （花字不敢念出來了輕輕地一帶）

乙：嗐！

（侯寶林整理）